

德國的盜版黨：一個沒有黨綱的政黨

郭石城

德國的盜版黨（die Piraten）成立才不過六年，黨員不足三萬，可是最近一年，已經連續在柏林、薩爾、什列斯威荷斯坦及北萊茵四個邦議會選舉中順利進入邦議會，並在全國十六個邦成立邦黨部，許多小城市也有他們的地區性組織。根據歷次民意機構的調查，支持盜版黨的選民大約有10%至13%，大致與支持綠黨的選民相當，超過在聯邦議會有議席的自由民主黨及左派聯盟。明年即將舉行大選，如果照這種情勢發展下去，盜版黨極有可能進入聯邦議會。在聯邦德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像它那樣快速崛起，而且聲勢如此壯大，這個新興的小黨究竟有什麼特色和能耐，爭取到那麼多選民的信賴呢？

盜版黨崛起的原因

盜版黨不像傳統的政黨那樣有明確的政綱和嚴密的組織，對當前德國面臨的最嚴重的經濟和財政問題也提不出任何意見。當新聞記者訪問盜版黨領導人物，請他們對某些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一個標準的答案就是：目前我們還沒有成熟的意見。

盜版黨的主要政見是：網路資源應該由大家分享，現行版權法應該改革，網路下載應該除罪化；此外，它也強調政府的決策應該透明化，基層民主也應該落實。

盜版黨以實際行動實踐基層民主的主張，在

作決策之前，它讓黨員或支持該黨的人先在網路上提出建議，再經由「聊天室」互相討論，最後在特別設計的軟體上表決，這個決策過程他們稱之為「流體的民主」（Flüssige Demokratie）。這些主張和作為，對關心隱私權和反對網路管制、渴望參與政治的新世代來說頗有吸引力，對那些不滿傳統政黨的選民來說，盜版黨也予人民以清新的感覺，即使它有不少缺點，也願意寬容對待，以選票來支持。根據政治學者克勒查（Stephan Klecha）的調查，盜版黨的選民年齡較輕，而且教育程度也比較高；此外，在上述四個邦議會的選舉中，約有一半以上的盜版黨選民認為社會正義是最重要的命題，在他們的心目中顯然認為盜版黨最符合正義。

德國選民對傳統政黨及代議民主制度的不滿由來已久，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有許多政治學者主張廢除代議民主制，學生運動更推波助瀾，在那個不安定的年代裡，聯邦德國的政治制度一度受到空前的挑戰。雖然這些激進的改革要求不切實際，沒有被廣大民眾接受，不過，一般民眾除了選舉權之外，參與政治的機會的確有限，而且代議民主制度實際上也有不少缺失，因此要求改革的呼聲仍然此起彼落。例如綠黨政綱所主張的基層民主（Basisdemokratie），各地社區和鄉鎮也有所謂的「公民決定」（Bürgerentscheide）組織，希望在代議民主之外，有更多的直接民主。盜版黨的崛起，適時反

映了他們的心聲。選民們對該黨的期待與寬容的心理也就不難理解了。

盜版黨之所以能夠在選戰中一直告捷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善用網路從事選戰。以北萊茵邦的選舉為例，今年三月北萊茵邦剛剛宣布重新舉行邦議會選舉之後，當其他政黨忙著接洽廣告公司設立選戰中心，並由黨部推敲選戰口號的時候，盜版黨早已在網路上架設了平台，由支持者設計了選戰廣告，並在網民們提供的各種口號中以投票的方式選出最能打動人心的口號。在選戰過程中，盜版黨利用網路動員的能力也遠勝其它政黨。

盜版黨的缺點

盜版黨是一個組織鬆散，一切都有待充實和發展的政黨，它的缺點至少有下列幾項：

第一、盜版黨缺乏有聲望的人來領導，歷屆領導人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他們本身都有固定的職業，出任領導職務純粹是盡義務。領導工作既繁重又不容易討好，有時還會受到黨員或輿論無情的批評，因此領導階層的流動性很大，即使勉強留下來，他們也盡量避免出席大眾傳播媒體舉辦的論壇節目或接受媒體的訪問，以免出錯，因此失去了許多為本黨宣傳的機會。

第二、盜版黨是一個新興的小黨，能夠吸收到的捐款非常有限，主要財源是黨員繳納的黨費。過去黨員每年繳納的黨費是36歐元，最近才調整為48歐元，而且在大約三萬名黨員之中，只有一半繳納黨費。一個剛起步的政黨經費如此拮据，能否長久維持下去，令人懷疑。

第三、黨綱是一個政黨的最高指導原則，它的主要作用是：對內，是黨員思想與行為的準則，有黨綱就可以整合黨員的意見，形成共識，共同為實現黨的目標而奮鬥；對外，則是標明該

黨的立場，藉此与其它政黨區隔，爭取選民的支持。盜版黨成立已經六年，到現在還提不出一個明確的黨綱，對當前國家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也沒有研擬一套政策。盜版黨如果想加強維繫黨員或吸引更多選民，尤其是成熟的選民，便非得改弦更張不可。

第四、盜版黨強調基層民主和決策透明化，因此經常利用網路讓每一個黨員都可以參與討論與表決。但是，一個政黨如果要在議會擔任反對黨的角色甚至於爭取執政機會的話，太重視基層的意見，極可能使在議會的黨團無法運作。而且，每一個議員都是按照自己的良知負責，如果盜版黨籍的議員每一件事情都要考慮到同黨黨員的反應，一定無法盡到作為一個議員的責任。目前在前述四個邦議會的盜版黨籍議員都有這種不知如何適從的煩惱，可見理想是一回事，實行起來又是另外一件事。當年綠黨初進國會也有種種適應不良的問題，後來都作了適當的調整，盜版黨何不向綠黨看齊？

盜版黨不被看好的理由

由於上述各項缺失，因此有經驗的政治人物都不看好盜版黨，認為盜版黨的崛起只是一時的現象，遲早會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同情盜版黨的人則以綠黨為例，指出當年大家也不看好綠黨，如今綠黨已經是德國第三大黨，而且曾經一度與社會民主黨合作共同執政，為什麼盜版黨就不可能有這個機會呢？社會民主黨理論家艾普勒（Erhard Eppler）針對此點指出，綠黨的崛起和盜版黨的崛起不能相提並論。綠黨的崛起是因為上一世紀七十年代生態問題日益嚴重，綠黨以維護生態為己任，把生態問題作為自己的主要政綱，因此能打動民心。此外，綠黨成員來自社會各階

層，其中有不少人來自其他政黨，尤以社會民主黨的人居多。這些人已有從事政黨活動的經驗，而且久經七十年代德國新社會運動的磨練，知道如何與權威抗爭，也知道如何去組織選戰，進入體制之後，也學會了如何與他人妥協。因此，雖然內部紛爭不斷，也有適應制度不良的問題，但最後都能順利解決，在當時對各界都不看好的情形之下，屹立至今。艾普勒認為盜版黨並沒有綠黨所擔負的世紀性任務，開始的時候只是標舉出幾個簡單的法律問題，這些問題根本不能用政治手段而必須透過司法途徑才能解決。有關網路牽涉到智慧財產權問題，憲法法院遲早會提出解釋，作為一個政黨，應該提出有理想的能吸引人的政綱，盜版黨在這方面完全交了白卷。

盜版黨強調的政治透明化和基層民主固然很能吸引選民，但是，艾普勒說，這些口號其它政黨尤其是綠黨早就喊過了，而且證明這只是理想，實施起來難免有許多阻礙難行之處，成熟的選民都知道這段歷史，他們不願意再重覆實驗。儘管一般選民對目前「由上而下」不尊重民意的現實制度不滿，不過，他們內心仍不免自問，有必要為此成立一個新黨嗎？

盜版黨崛起的影響

聯邦德國的政治制度已有六十三年歷史，大體上運作還算順利，不過有些制度的確已不合時宜，制度的僵化已經引起人民相當程度的不滿，因而期望改革。尊重民意的政治人物早已注意到，過去越來越多民眾對政治漠不關心，甚至於感到厭倦，但是，自從網路上討論政治議題蔚為風氣，而且串連的速度相當快，在短短時間內就能動員相當多的人集體行動，尤其是在選舉時表現在選戰上的效果相當驚人。盜版黨就是在這種

情勢下乘勢崛起的，雖然這個新興的小黨還在起步階段，本身還有許多缺失，可是，它重新燃起了人民對政治的興趣，也反映了人民對政治革新的期望，給執政者和其它政黨帶來不小的壓力。

今年二月十一日以支持盜版黨的網民為主體的民眾約十萬餘人在德國的五十個城市舉辦示威遊行，要求德國政府不要簽署「反仿冒貿易協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該協定係歐盟與其他十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所簽訂，目的是：掠取有效途徑保護智慧財產權，尤其是音樂和電影業者希望能獲得更多權力對付網路及其它方式的盜版行為。這個協定還有待歐洲議會與歐盟各會員國批准。該協定的最大盲點是：它只建議服務業者應該與執法者密切合作，至於採取何種具體措施，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必須由簽署國自行決定。正是由於這種含糊不清的條文引起廣大網民的懷疑，他們擔心這個協定的背後隱藏著不可告人的勾當，尤其擔心音樂、電影、製藥等業者的說客們可能與網路供應業者掛勾，在網路上架設過濾裝置嚴密監視或自動將他們的認為不合法的資訊逕行刪除。一些法律學者也支持示威群眾，指出該協定只為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而忽略了人民的隱私與人權。

聯邦德國政府本來打算簽署該協定，鑒於示威群眾的聲勢與大眾媒體的批評，而且三月至五月還有兩個邦即將選舉，只好暫時採取觀望的態度。還好，今年七月四日歐洲議會否決了這個協定，讓聯邦政府大大的鬆了一口氣。盜版黨是這次抗議行動出力最多、受益最大的政黨。就像當年綠黨反對核子廢料貯存在高爾勒本（Gorleben）的抗爭行動奠定其生態運動的地位一樣，盜版黨在這次領導「反仿冒貿易協定」的抗議行動中也奠定了它維護網路自由的地位。

盜版黨起源於瑞典，現在已經有四十多個

國家成立盜版黨，2010年4月各國盜版黨代表齊聚布魯塞爾，成立「盜版黨國際聯盟」。今年年初「盜版黨國際聯盟」在布拉格召開會議，共有來自世界各國的二萬多名代表參加，大會討論得最多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德國盜版黨能夠那麼成功運作？根據曾經應邀參加德國盜版黨活動的瑞典籍大會主席法爾克林格（Rick Falkvinge）的觀察，最主要的原因是德國的盜版黨有嚴密的組織，和堅持到底的能耐。

其實，法爾克林格有所不知，德國盜版黨的崛起與選民的期待和寬容有密切的關係，選民

們把不滿現實政治與其它政黨的情緒投射在盜版黨身上，使盜版黨因緣際會並拜網路之賜得以乘勝崛起，這是盜版黨的造化。不過，選民們的期待與寬容畢竟有時而盡，為盜版黨計，不如把握機會，因勢而導，早日制訂黨綱，健全組織，才能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穩定的政黨，否則船過水無痕，只有徒呼奈何了！

（本文作者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曾任僑選立法委員，現旅居德國）

那一天，我們過得很藝術

時間是6月12日。

上午10點半，本會相關人員約2、30人在比利時台北辦事處的邀請下，參觀了關渡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芭蕾舞教學及美術館。

參觀開始時，魏孟嵐處長首先介紹舞蹈學院的指導老師方雨果（Hugo Fanari）副教授，她說芭蕾舞在比利時風氣鼎盛、人才輩出，水準很高，就像方雨果老師一樣，在國際間擁有崇高的聲譽。方雨果老師在自我介紹時也說他出生於布魯塞爾，八歲開始習舞，除先後畢業於比利時及西班牙著名的舞蹈音樂學院外，並多次在歐洲及各地演出，擔任芭蕾舞首席主角。

他看來身材比例適當、肌肉結實，是天生的舞者。

魏處長致詞時，學生們早已在作課前的準備動作。

上課過程中，學生們展現著不同的舞姿，在音樂聲中時而舉足，時而跳躍，時而旋轉，時而停頓。雖然練習的是基本功夫，可是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卻充滿著美感。

一個半鐘頭的課程在驚嘆中結束，我們看到的是老師的細心、學生的專注，還有那一股令人感動的熱情。

下午在魏處長的安排下，我們繼續參觀美術館。在導覽人員的解說下，我們從現實踏進了異想世界。

為什麼我們需要藝術？解說員給我們留下了這個問題。

還沒有時間去思考，不過，那天的參觀的確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驚喜而美好的回憶。

